

■ 槐荫新语 ■

奔赴心灵的驿站

耿艳菊

旧岁远去,新年到来,还乡就成了眼前的关键词。乘地铁,走在路上,每天都看到不少回家的人拉着行李箱,带着大包小包,欢欢喜喜,热热闹闹。

正巧,近来读书,读的是英国著名作家哈代的小说《还乡》。故事中的主人公从偏僻的荒原走到了大城市,但又厌倦了大都市的繁华,于是毅然放弃城市生活,回到家乡的荒原,带着美好的愿望,开了一所乡村学校,立志献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,以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。

家乡,无论在哪个年代,都是人们心灵的落脚点。风光时会不由得想到她,失意时更是首当其冲,孤独时、受伤时、委屈时,亦如此。“将家就鱼麦,归老江湖边。”(出自唐代元结的诗《贼退示官吏》)“清淮奉使千余里,敢告云山从此始。”(出自唐代李颀的古诗《琴歌》)田园

牧歌的生活,世世代代一直是人们心中的美梦,慰藉着每个人疲惫的心灵。

常言道:“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。”这就是一人受一方水土养育的乡情。年轻时“海阔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”,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可是兜兜转转,惦念的还是家乡的山水、家乡的风物。

一天傍晚,回家时路过小广场,碰到一个家乡的朋友。我们都不禁停下脚步,站在寒冷的黄昏里聊天。刚寒暄两句,话题就跑到了还乡上。彼此问问何时回去、怎样回去、带些什么。

旁边有个中年男人打电话,声音很高,扯着嗓子喊似的,还开着免提。一时间,我和朋友都停下说话,怕打扰到那位中年男人。

只听中年男人说:“我们后天就回去了,壮壮妈给您买了

件羽绒服,家里还缺啥,天冷路滑,等我回去再买,您就安心在家等着啊!”电话里传来一位老人的声音,很洪亮,仿佛也扯着嗓子喊似的,话语中满是喜悦之情:“好!好!家里啥都有,过年都准备齐了,你们在外面不容易,别乱花钱啊!”

中年男人又殷殷地嘱咐了几句,才挂了电话。随即,他抱歉地向我们解释:“我老娘有点耳背,不好意思,你们多包涵!”这没什么,室外,又是公共场所,不但没有被打扰,而且让我们感到很温暖。

晚上在家无事,坐在电脑前,敲出“还乡”二字,搜索到一首宋代苏轼的《南乡子·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》:“东武望余杭,云海天涯两渺茫。何日功成名遂了,还乡,醉笑陪公三万场。不用诉离觞,痛饮从来别有肠。今夜送归灯火冷,河塘,堕泪羊公却姓杨。”

这首词写的是两地相望的情景和功成还乡的愿望,以表达别后的思念之情,虽不是着重在还乡上,但从上阙看,一生旷达的苏东坡的愿望亦是功成名就,衣锦还乡。

虽然历经岁月沧桑,今人与古人,依然有着相同的期盼。人们在外辛苦奔波,一切的一切,都是为了能更好地生活。虽然不能锦衣华服,也要回到家乡和亲人过一个团圆年,安安稳稳地坐下来,和亲朋好友好好吃一顿饭,谈谈家常,聊聊烦恼,说说一年来的如意和不如意。

我们这些离开家乡的女儿,过年还乡,回到故园和家人、亲朋团聚,是我们延续乡情、亲情的最好理由。家乡,仿佛是一个心灵驿站,我们需要在这里停顿一下,及时为心灵补充能量,积蓄再一次扬帆起航的力量。

■ 畅销书讯 ■

《地名里的中国》

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
《国家人文历史》编著

你知道自己家乡之名的由来吗?你知道脚下的土地曾经上演过什么样的精彩故事吗?地名不是简单的符号,它蕴涵着千百年来中国人对这片辽阔土地的认识,对漫长历史的记忆,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《地名里的中国》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地名作为切入点,讲述了中华上下5000年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和自然生态方面的发展故事,浓墨重彩地记载了浸润历代的



中国精神,是每一位中国人不可不读的人文经典。本书通过地理、文化和历史三个独立视角,让读者在读懂地名的同时,饱览祖国河山,读懂文化精髓,穿透历史尘烟,寻找属于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认同。

《国家人文历史》杂志,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,是一本以“人文家国、历久弥新”为理念,以真相、趣味、良知为核心价值的人文类半月刊。自2010年创刊以来,立足时事,钩沉历史,纵横中外,斟酌古今,坚持“以历史的视角解读新闻,用人文的精神关怀时代”,受到各界读者广泛好评。

本栏目图书由秋林书城推荐

■ 诗歌集萃 ■

迎龙年

李冬蜜

龙腾盛世愉沧桑,
豪气满怀铸辉煌。
兔岁留存琼画卷,
龙年续写大文章。
恩昭四海千家庆,
德耀九州万里航。
乐引财神圆绮梦,

流金岁月步康庄。

腊月咏

李同振

休言数九寂无声,
喜鹊登枝欢畅鸣。
莫道寒天枯叶落,
欣闻大地麦苗萌。
勿谈残岁零丁景,
何木年轮未补容?

慢语三冬颜色少,
腊梅瑞雪祝福增。

观花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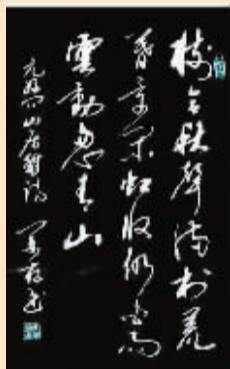
姚建岭

正定古城观花灯,
星光灿烂月光明。
燕赵滹沱岸上走,
爱我河北文旅行。

瑞雪

刘凯

风起瑶阙楼,
雪落寂无声。
光寒三千里,
湘楚共玉琼。
皓色沁芳草,
银粟长青松。
玉树梨花美,
瑞颂盛世荣。



金·元好问《山居杂诗》焦万存/书

腊月里动起来

俗话说:“腊七腊八,冻掉下巴。”在我的家乡,每年进入三九以后,天寒地冻,家家烧火取暖。小时候父亲常带着我去砍柴,父亲拿斧头砍,我帮忙扛。我们常常去很远的山上,因为父亲舍不得砍屋后山上的松树。只有大山里才有碗口粗的杂树,砍起来费劲,但耐烧得很。印象中我家的小院里常常有一堆劈柴,被父亲码得整整齐齐的,看着那些劈柴,好像就不觉得冷了。腊月里串门,还没进门,就听到主人说:“把火烧旺一些!”这是腊月里最温暖的话了。

腊月里赶集,是最动人的景象。大家纷纷上街买过年的用品,置办年货。锅碗瓢盆旧了破了,换些新的。电器坏了,拉到街上修修。给孩子买一身新衣,给老人买些营养品,再买些烟酒零食之类的。街上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,把冬天渲染得格外热闹。

腊月里少不了腊味。每年冬天,村前的池塘必定热闹一次。乡亲们用网捕鱼,大大的网眼对小鱼网开一面。当大人张罗捕鱼时,我们小孩儿高兴得手舞足蹈,不顾一身一脸的泥水,都去忙着捡鱼。这些活蹦乱跳的鱼儿,很快就被做成美味可口的腊鱼。腊鱼和腊肉的做法差不多,不过腊鱼要抹上自家磨出的辣椒粉,吃起来既有腊味,又有辣味,余味

无穷。手巧的人家,往往还要做些腊肠,炒菜时切几片,撒上姜末和蒜瓣,十分美味。老家最常见的景象,就是腊肠和腊鱼、腊肉挤在一起,挂在屋檐下,成为一道年味十足的风光。

至于打糍粑、做豆腐、蒸年糕、炒苔干等美味,都会一茬一茬地做。腊月的日子是数着过的,哪天做什么都有安排。家家都在精心准备各种美味,一遍遍刺激着人们的味蕾。

小年一过,天天都是忙碌的。打扫房屋、准备年货、蒸年馍、贴年画、写春联等等,哪一样都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。闲不住的老农,牵着牛吃枯草,扛着锄头到田地边转悠,在心里播下来年的希望。

如果有人问,腊月是个什么词?答案不言而喻。腊月是名词,但腊月里的人们纷纷动起来,用“忙”来开启过年的欢乐模式。

赵自力/文



画里乡村

李昊天摄于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



林和 童小华作

人民邮电出版社
中国网络电视台